



蜜蜂文学丛书

火花集

HUOHUAJI

田間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蜜蜂文学丛书

火花集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蜜蜂文学丛书

火花集

田间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锦州道六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80X11 8开 1/32 印字8 字数67,000

1980年9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4,000

(A768/05

小 引

这一本散文集，名叫“火花集”。集子里有几篇通訊，是我的旅行訪問記錄。我都是照實說來，使讀者便于了解。

集子里面，還有另外几篇通訊和故事，那是一点工作記錄。1943年左右，我剛到孟平縣時，正值反“掃蕩”。我和几位村幹部在一起，堅持對敵鬥爭，搶種搶收。空隙間寫了几篇小文章。記的事情也不多，但由於難以割愛，現在把它也放在這里了。

在我的寫作經歷當中，我很願意注意某些人的發展，注意某些事件的变化。這樣，我好和作品中的主人經常生活在一起，從他們身上吸取力量，或者找到一些教訓，並把這些東西再轉告讀者。

因此，我採集了其他作者的一篇通訊和白云鄂博的新消息，作為附錄。我在寫作“火花”的時候，原計劃要寫一下白云鄂博，想把它作為“火花”的續篇，可是直到現在，還沒有寫起，只有借用一下別人的通訊。我沒有征求几位記者同志的意見，不知道他們贊成與否？

這一本集子，包括的文章倒不多；但是牽扯到的時間，前

后却有十年之久。我們看看吧，这些年月之間，我們的变化有多大！河北孟平地区（孟是孟县，平是平山，抗日戰爭期間合为一县，叫做孟平），十三四年以前，半数地区是游击区，現在那里已經自造铁路和火車。定县韓家洼农业社，在半年以前，馬保山同志就和我說，他正在設法找机器，現在也已經有了一個发电厂。这些消息，多么令人兴奋。

我希望，倘若本书有再版的机会，我还要补写几篇新作，来填补一些空白。願本书中的主人們：老年、青年和少年；共产党员和群众，脚步不要停留，永远前进！

作者 1958年6月

统一书号: 10151·44

定 价: 0.34 元

目 录

小引	
祁六	1
康元	5
村长	7
馬保山	9
附录：韓家洼农业社近况	15
要振生	20
引水	28
祝丰收	34
寄自南水泉	41
少年	45
青春	52
火花	60
附录：白云鄂博通訊两则	74
入和时间	77
一千天	87

祁 六

——五台著名民兵領袖

祁六，五台狐峪沟人。瘦个子，长臉，两腮长滿黑黑的絡腮鬍鬚，他言語很斯文，行动豪武，生活艰苦、俭朴、克己謙虛，善于作戰，百战百胜。这正如人們傳說他的槍法，“虽任何飞鳥，也逃不出他的手，每射必中。”这是一位忠勇双全的民兵領袖。人們呼之为“老黃忠”。狐峪沟三杰，他是一杰。在群众中，他的威信极高，青年人可以不相信自己父母，但只要祁六一呼，他們百应，大家認為能跟祁六干，就是光荣和幸福哩。

祁六年青的时候，曾在山西旧軍隊里当过排长，后因年长身弱，退伍还乡。八路軍来华北，他在村子上任自卫团长。狐峪沟陷落，他也象鳥困在籠中，待得到王槐（三杰之一），高金（三杰之一）的帮助逃出据点，他才象虎那样振起爪牙，奔走在山間。

一九四一年左右，狐峪沟正是“无人区”。

狐峪沟是一个沟名。有大小五六个村庄，那时这五六个村庄，在敌人踐踏下，全部荒廢，莠麦黃了被风吹在地里，沒有

人牧，村子上屋里都长满了野草，鸟粪滴白了门沿，山猪伸出舌头走来走去。八路军和几个老汉曾拾掇了一些庄稼。中共五台区委书记史明卫同志（现已牺牲）病在地里，他吃着生山药，指挥着“无人区”的斗争，祁六回到沟里，便和他接了头。一天晚上，在狂风暴雨之中，祁六带领两个民兵下到了狐峪沟据点里，组织群众们回家，半夜时分，在街口打了两颗手榴弹，他们帮拉着牛，帮背着锅，帮抱着孩子，民兵在前面引路，祁六在后头压阵，如此六七百群众连夜回了家乡，回乡的人个个哭着，抱住祁六，喊着：“老六，你把我們救活了！”不久，大家选老六担任中心中队长。老六艰苦的工作从这儿正式开始。

但，敌人是不会放松狐峪沟的，因为它就在沟口，特别是当群众回了沟，抢种，抢收，办合作社，建设政权，造窝铺，狐峪沟很快成了一个铁的堡垒，铁的家乡，敌人就视它为最大的眼中钉，曾经进行了十五次“清剿”。可是祁六也没有放松敌人，他和民兵们打退每一次“清剿”，消灭了不少敌人在沟口，让敌人的骨头拦住敌人的路。在祁六领导下的游击组，成了群众的灵魂，狐峪沟每一个庄子的青年都奋勇地参加了，每天每夜轮流有一班人坚守着狐峪沟的大门，敌人一来就打。他们不仅防御，而且也主动进攻，他们出击敌人七十多次。祁六始终以自己的忠勇、模范行为组织了他的队伍。冲锋在前，退却在后这是他的习惯，人们相信他的指挥，如同相信自己的手一样。因之，在出击时，路上如果有人碰到，半路上也要求跟着去，哪怕是老汉和孩子。狐峪沟炮台在他们长期不疲倦的围困下，今年五月十三日已经撤退，所以，我们常常听说，

“群众沒有飯吃，也要設法叫祁六和游击組員們吃飽。”这不奇怪。

人們为啥这样愛戴祁六和他的游击組呢？除了以上所講事实而外，还有一件事實：狐峪沟人民是很困苦的，極需要耕种。去年春天，山头的雪还未消融，祁六照例按布了民兵，同时鼓动大家提早春耕，可是沒有人动，祁六自己就先在离炮台不远的地方用牛耕地，因而大家也动了。夏天我到狐峪沟时，已經看見滿山头莠麦青青，山药开着很大的紫色的花。

說起来，日子过的也快，相隔不到一年，世界有了很大的变化，狐峪沟也有很大的变化，我們也就都易想起祁六。我們曾經为了避免祁六在敌人眼中的目标，很少介紹过他；狐峪沟許多独創的事业（例如王槐的合作社），也很少介紹过，祁六这么一个忠勇双全的英雄也沒有能够参加一次英雄大会。但是，我們想不到他在最近已經病逝。听說他死的时候，群众都痛哭着，村干部民兵自动致哀和帮忙喪事的有一百二十人。听說他死的时候，快死之前，还問：“国际上打的怎么样了？”并囑咐：“革命快胜利了，不要再松弛，要把敌人消灭！”这真是：

新世界将欢騰而來，
老黃忠已不幸病逝！

祁六家里極貧苦，有一个哑吧哥哥，帮助种些地，自己常工作，只能捐着种点地，因之，一家常常缺吃。政府特別允許補助他几斗粮食，可是他总以为自己无功，白食人民俸祿是

耻辱，那几斗补助粮实际上已是民兵的战粮了，他们伙吃了这粮食。他自己可以耐饥，硬把自己带的菜窝窝给困难的组员吃，夜间常常裹着皮袄，和民兵背靠背，挤在岩跟底睡。民兵就是他的兄弟。祁六，好一个赤胆忠心的榜样！去年七月间，我庆幸自己有缘能够和这位民间战将相会，见面时，他是翻过几十里山路而来，拿着一个破草帽，一个污灰的干粮口袋，口袋装着一些红红的，酸的野果子。他文质彬彬，你和他谈话，除非你追问他，他决不谈自己的一点功劳，他将狐峪沟的业绩完全归功于王槐，高金二位同志。他称赞他们，而说自己不沾。

最后，我以为祁六也有缺点：他的缺点是自由主义，他看轻了纪律，——民兵们所需要的纪律，倘若不是因为狐峪沟是面临敌人，卧在狼嘴巴边，倘若不是祁六自己的忠勇和模范行为，他便无法将民兵真正组织起来，更不用说长期坚持战斗了。正因为此，就限制了他自己的事业，同时也就限制了群众的事业（因为祁六已经是群众的祁六）。这是和他的早死一样，一样的不幸，使我们感到很大遗憾！

1944年6月，追忆中匆匆写成

康 元

——“孟平神枪手”速写

康元，孟平脉道岭人。

他，三十二岁。平日他和他老婆养种二亩地，捎带开一个小铺子。这小铺子，正在河沿上，三间房子，平屋顶，两扇大窗户。铺子的墙上，挂着一杆长枪。

康元成天嘴巴上咬着一根小旱烟袋，嘻嘻哈哈地。头上裹着一条白头巾，身上穿着一身草绿色的旧军装。他的裤脚卷得很高，一开会，他赤起脚板站在岩石上，好比一只山鹊落在岩石上面。

“康元，鬼子要来了。”有人说。

“来了倒很好。”康元嘻嘻地。

“怎么，来了倒很好？”

“来了，我好打呀。我不是欢迎他。”

九月十九那一天，敌人从营里出发到脉道岭来。山头岗哨上打了一颗手榴弹。山响了。河水也响了。突然间，河沿上，露出四杆大枪，闪闪地往山上奔去。这时间，敌人用望远镜照了照，走过来二十多人。这二十多人，还没有到村口，隔四五

十公尺远，“卡”，康元打了一槍。其他的几个民兵，也一齐开了槍。一共十二槍，打倒了五个敌人。

在槍声中，地雷也响了。又炸伤四个敌人，炸死两个敌人。敌人乱喊乱叫，往沟里散开，要搶上山头。游击小組轉移一下，从另一个山头，又发出六槍，敌人停在沟里，放了一把火，燒了一些花椒树，赶忙退却。死尸也来不及拖走。他們在半路上，抓到一位老汉，他們对老汉讲：

“你們村的民兵好厉害！我們再来时，要把他們杀光！”

后来康元听到这句话，笑着说：“那怕他！”

上面我说过，康元有一个小鋪子。他这小鋪子，很象是村里民兵的司令部，窗戶拆下了。担架靠在門口。民兵过着集体生活，民兵常常开会。在会上，康元揮起手講演：“咱們說到做到。这很简单。”

“瞧，那一大滩的血。那是日本鬼子的血。鬼子这一回可賴不了。”

老头子們显得很高兴，坐在他們身边。康元领导的游击小組，人員越来越多，有三个退伍軍人，又参加了这个小組。

敌人第二次包围脉道岭时，改换了一个方式。这一次是在夜間，来了一个奔襲。康元从重圍里，跑了出来，沿山吆喝：“鬼子又来啦！”他边吆喝，边走，吐了两口血。

康元是脉道岭中队长。他曾經在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当过重机枪手。因病回家，这回敌人进攻，燒了他好几百斤花椒，叫他吐了两口血。可是武装部奖了他一只毛驢，一枝手槍。全县的人，都在传说：康元是一位神槍手。

1948年11月，記于中共孟平县委

村 长

我在西下庄的时候，情况一紧张，就和村长在一起。他早把家里的人安顿好了，自己背着干粮袋，准备打游击。只要敌人不进村子，他也不离村子。

这位村长，名字叫魏功恩。三十多岁。矮个子，尖头，长圆形脸。满脸红光，仿佛海棠树上结的红果子。他不会说话，但他会做工作。他有几句口头语：

“有困难的话，咱们大伙儿来想办法克服。”

他认为集体就是一种力量。俗语说：“一个巧皮匠，没有好鞋样；两个笨皮匠，互相有商量；三个臭皮匠，能顶诸葛亮。”我们的村长，一个字不识，可是他特别懂得这首歌。

一天，敌人的飞机，轟炸了西下庄。炸弹正好落在他住的一间房子上。房子倒塌了，火光四起。他的两个孩子，被灰土埋起半截。人们都有些不安，为村长担心。有的人卷起铺盖，往山上逃，村长仍然在收拾他的家俱，然后抱起自己的儿子，眼里含着仇恨。

第二天，敌人就进攻西下庄。他转移了一下。在村外山沟里呆了一阵子。回来以后，又打扫一间房子，锅、柜子，弄得

干干淨淨的。米袋子挂在牆上。他仍然領導村里的工作，臉上照旧笑着。

“少說話呵多做事！”

村长的行动，使我想起苏联的那首民歌，当时我在孟平县委担任一个县委的工作。反“扫蕩”时，我就負責这一带的工作。“村长，咱們开个会。”我叫住老魏。

“我召集干部們去，开个諸葛亮会。有困难，更要大家来商量。”村长說。片刻，村干部們到齐了。別人上了炕，他蹲在地上。我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議以后，他也說了几句。并說：“大家討論。沒意見的，咱們就干！”村里的人們，在碎石堆中，又重新垒起新的牆院。在村口，紅纓槍又插上。这一切都是不屈的标志，这一切都是青春的标志。

战斗剛开始时，人們笑話西下庄的工作差；現在可沒有人再說那样的話。人們在称贊西下庄，称贊魏功恩。西下庄的人也称贊老魏。

魏功恩他养种四五亩地，他有一个爹，两个孩子。老婆死了。我和他在一起住了八个月，他很爱他的村子，爱新的生活。在他的身上，有一股力量。这股力量，就象太阳一样。任何炸彈都毁灭不了它！前进呵，革命的村庄。前进呵，村长！

1943年冬天，記于孟平县西下庄村一个殘酷斗争的日子

馬 保 山

—

三月十二日的下午，一列火車开到定县車站。我們下車以后，沿着鐵道走着。边走边打听：“韓家洼离車站有多远？”

道上赶車的人告訴我們：“路不远，只有七八里地。”

我們走的大道上，已經栽起长长的一排小树。地里的麦子发出綠芽。我們富饒的冀中平原，真是一望无边呵！它好象一块綠的地毯，平平地鋪起。我想，凡是熱情的人，不論是誰，当他走到这里，不会对这里的村庄和人民漠不关心的，他会想要唱一首贊美歌的。

在一丛树林里，高高地露出一个白色的棚頂。井台旁边，有两个中年的女社員，指着这个棚頂，對我們說：

“那兒就是車場。这是我們社的社址。”

这个車場，四周圍都是黃土筑起的圍牆，圍牆里面，有一百亩地大。过去这里是放坦克車的，因此叫做車場。现在是韓家洼乡高級社的中心地帶，也是社的指揮机关所在地。場内放着一排双鐮犁。一匹白馬拴在木椿上。东南角上，有一个亭子似的小房子，里面放的是柴油机。附近有四五个女青年，正在搖着

一架花生銼子，象搖着一只小船似的。花生還是去年收的，目前仍然堆得象一座小山。

“馬保山同志在哪里？我們想見一見他。”

“他正在寫總結材料。”

“保山自己能寫總結材料了？”我問同來的一位同志。她說，她和他見過一次面，他這個人愛埋著頭想問題，象一個知識分子哩。

不僅要訂計劃，而且要做總結，這一點，使我們很高興。我們怕耽誤他的工作，沒有馬上去找他。在一排小屋的門口，站了一會，看一看周圍的新氣象，猜想著馬保山寫總結時的姿態感到一陣興奮。

二

這天晚上，馬保山到我們住的地方來了一趟。來的時候，房頂上的鐘聲當當地敲著，熄燈的時間到了。我們只能問一問社里的基本情況：“社里有多少戶？”

“有1028戶”。他簡單回答我們。

“有多少土地？”

“有11,764畝。”

“聽說還有一些小社要和你們合併，沒有被批准？”

“是。區委和我們考慮，社太大了，不容易領導。”

關於今年的生產指標，他說因為怕訂得低，還沒有最後確定下來。

他是不愛多說話的，和我們談的不多。我們有一種感覺，覺得這個人有點冷。